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碧堂

二〇二四年 九月號

專題：詩緣佛山

張 況、包 悅、高世現、胡亞林、呂嘯天、林友僑、楊 夕

文化綠蔭：近鄉情怯／胡燕青

自然與人之三／鄭龔子

萬花筒：《豐子愷》——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盧偉力

俠影萍踪 長留心海

——梁羽生大師誕辰百年／周蜜蜜

學苑春秋：遊 園



吳維潮 《花妹》 楓溪陶瓷

永恆的一瞬

鳴蟬嘶嘶

陽光 在搖曳的葉間飛舞

重認柔風

多少年前 窗畔讀書聲

紙筆摩擦之間呼吸着滿眼山野綠影

傳來的微熱香氣

夢想在無限飛翔

白雲下無限生趣

踏上高樓作為師者

聽着操場上的嬉戲喧嘩

共鳴的青春

河岸遠映 簾外晴空

純粹初心 激情高昂

風歌

緣份 是你我約定的——是非題？

荔枝園內 星空巴士

銀光手環 一雙說永遠

長洲咖啡 南丫島豆腐花

日記簿上留下可愛

九份山城 十份幸福

鐵軌 升着良願天燈

密密麻麻 真心訴說

火芯熾熱 盼神看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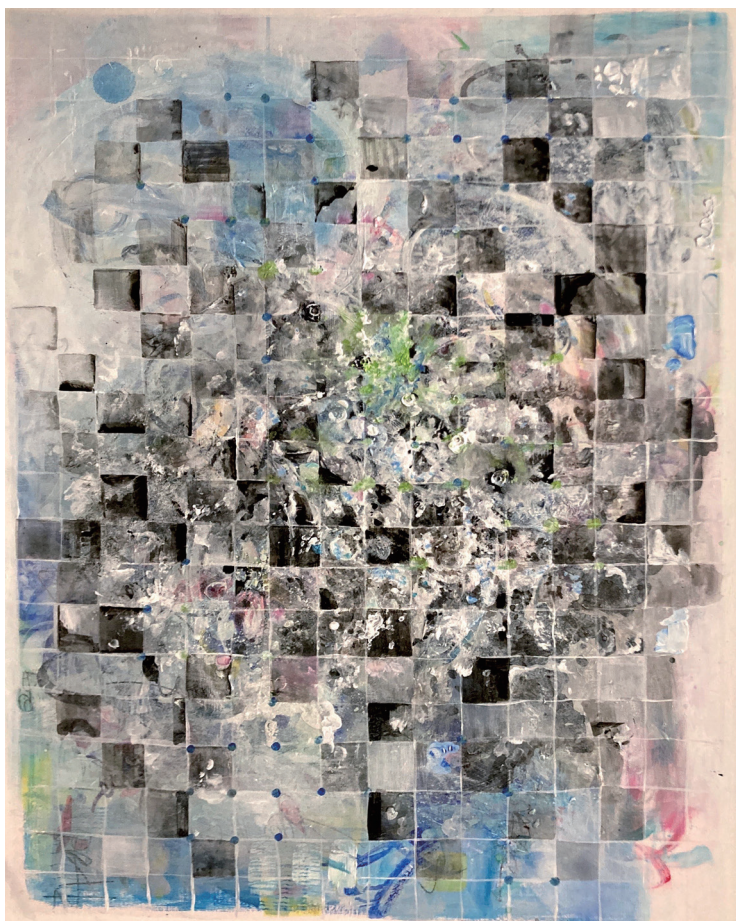
那

徘徊於一瞬

與永恆的

那些年

（風歌為香港青年詩人，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



圖：潘宇清

佛山的鱗片

潘振明

「明月灣區」文藝版，溯源於四年前。某次與時任香港藝術發展局王英偉主席聊起，認為大灣區「九＋二」的整合是國策，一直以迄較側重於經濟的合作和發展，對於大灣區文化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融合，乏人問津。

在此之前，廣東已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我建議做一個大灣區文學園地及大灣區徵文獎，他十分贊同，讓我做一個計劃。後來我做了一份「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除了開設了大灣區文學專刊——《明月灣區》，還策劃了大灣區文學徵文獎。

這是疫情之前的事，之後獲藝發局批的是一年計劃。

這個計劃開創了大灣區文學大聯合先例，我們整合三十二家媒體、作家團體、高等學院，取得較顯著的成果。

大灣區文學園地《明月灣區》除了主要刊登香港作家的作品，還計劃撥出部分篇幅分別介紹大灣區每一個城市的文學現況和作品。

之前《明月灣區》只介紹了澳門、深圳、廣州、珠海、中山的文壇狀況和作家，一年計劃的「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後來停擺，這計劃中斷了。作為文學園地的《明月灣區》，一年後恢復了。所以我們還將陸續介紹之前闕如的灣區其他城市的文學面貌。

本期《明月灣區》專題是「詩緣佛山」。

從「詩緣佛山」的特輯，我是首次領略佛山的詩意和獨特的情味。個別恣情的、狂放的，甚至是顛倒價值觀的，如〈齊勿論〉等作品，倒是令人眼界大開。

我印象中最難忘的佛山風物，是祖廟精湛的雕塑藝術，還有早年曾領銜全國的「衛生城市」稱號。

建於北宋，重建於明洪武的古建築群祖廟，是佛山歷史的輝煌和驕傲，祖廟堪稱一座中國卓越的藝術殿堂，廟內的石灣人物、動物雕塑，琳瑯滿目，釉色深厚華麗、神態迥異、靈動如生，我曾在那裏流連良久。

這些人物陶像皆出自石灣陶瓷，其發源地就是佛山。

中國名窯之一的佛山石灣窯，於唐代創燒，興於唐宋，明清為其繁盛時期，石灣公仔如濟公、八仙、鐘馗、關公、達摩等栩栩如生，源於浮世，兼具豐富的想像力，很受歡迎。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台灣知名文化人高信疆推出「藝術象棋」，聲稱要把象棋從棋盤屹立起來，他跑到石灣陶瓷廠讓製作了陶瓷象棋。一套石灣陶瓷象棋售價不菲，主要是用於擺設多於實際用途，結果他因此而蝕大本。

他曾送我一套陶瓷象棋，一直放置在玻璃櫃內，作為藝術的欣賞，別饒興味。

這是我對佛山記憶的鱗片。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九月號 總十七期

卷首語

潘耀明

佛山的鱗片

專題：詩緣佛山

張況

佛山：中國長詩獎策源地

張況

情牽嶺南沃土 愛灑詩意佛山

8

——評廣東原省長黃華華組詩《佛山詩尋》

胡亞林

高手

包悅

祖廟、西樵山

1

一九〇三年的驚天一跳

1

死易生難空遺恨

1

齊勿論

2

詩意的故鄉

2

近鄉情怯

2

垃圾與生活——自然與人之三

2

林棹的「粵語」不是方言

2

對抗能力

2

《豐子愷》——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

3

俠影萍踪 長留心海——梁羽生大師誕辰百年

3

巴黎夏季奧運會閒思八首

1

我已被粉碎如塵粒站在那隻大手之上

6

學苑春秋

3

鄭瑞琴、潘銘基、樊達賢

3

程鈺澄、王廖欣、金彤、王靜雯

7

〔師說師文〕遊園

封底內頁

〔學府點滴〕遊園

封底

香港作家手跡（倪匡）

詩萍兒

荷的史詩

圖林天行



31



27



二〇二四年九月 總十七期

專題

詩緣佛山

張況、包悅、高世現、胡亞林、
呂嘯天、林友僑、楊夕／撰

說到歷史悠久的佛山，首先大家最耳熟能詳，也許是「武術之鄉」，這裏出過黃飛鴻及葉問等響噹噹的武術宗師。不過原來佛山同時文風熾盛，廣東歷史上出過九位文狀元，其中佛山就佔了五席。二〇一二年，佛山就被廣東省作家協會詩歌創作委員會授予「廣東詩歌城」稱號。毋庸置疑，包括詩歌在內的佛山文學藝術在粵港澳大灣區佔有重要地位。今期一同沉醉詩意佛山。

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詩人張況深愛中國長詩獎策源地佛山，大談中國長詩獎的首創與「三公」、「廣東詩歌城」的前世今生，以至綜述佛山作家、文學的驕人成績。

佛山詩社執行社長包悅為祖廟、西樵山賦詩，表達對廟的崇敬愛慕、好山之鍾靈毓秀。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詩人高世現新發〈齊勿論〉，故寓諸無言。

廣東省小小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胡亞林細說月亮灣小區新任保安隊長曲和平，身為高手，卻接連兩次在較量中輸給了小區中兩位老人的故事，曲和平是技不如人？抑或另有所圖？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呂嘯天以清末外交官譚錦鏞的故事為背景創作小小說，作品融入舊金山今日地標，重新想像一宗駭人聽聞的慘案。

佛山市作家協會理事林友僑堂弟因病早逝，遺下許多未了的願望和責任，正所謂死易生難空遺恨，作者思人憶往，勸喻讀者活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楊夕以細膩的筆觸，描摹鄉郊田園、藍天白雲、蟬鳴的暗示和指引，帶領讀者從城市進入詩意的故鄉。

「筆墨當隨時代，老省長的詩歌，楊克稱之為『新田園體』，我認為還是基本準確的。但我更願意將它看做是擺脫了格律詩窠臼的『新自由體』……」張況品評廣東原省長黃華華組詩《佛山詩尋》。

詩無達話，全憑你我細味詮釋。

——編者

「佛山文學在嶺南文學史上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佛山的詩歌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二〇一二年，佛山就被授予『廣東詩歌城』稱號，佛山南海大瀝鎮同時獲評『廣東詩歌之鄉』。毋庸置疑，包括詩歌在內的佛山文學藝術在粵港澳大灣區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詩人張況深愛中國長詩獎策源地佛山，大談中國長詩獎的首創與「三公」、「廣東詩歌城」的前世今生，以至綜述佛山作家、文學的驕人成績，為我們帶來一個詩意佛山。

——編者

佛山：中國長詩獎策源地

張 況

佛山春秋戰國時屬百越地。秦始皇派任囂、趙佗平定嶺南之後，佛山歸於南海郡治下。據史料記載，佛山正式得名是在唐貞觀二年（六二八年）。此後，人們改稱季華鄉為「佛山」，意為「佛家之山」，簡稱「禪」。

佛山人傑地靈、文風熾盛，廣東歷史上曾出過九位文狀元，其中佛山就佔了五席。佛山文風標於兩廣，頗堪稱道。

近年來，佛山詩壇很是活躍，詩歌活動也非常頻繁。中國詩歌萬里行走進禪城、中國著名詩人新春「龍塘雅集」、中國先鋒詩歌三十年研討會、著名詩人走進禪城「臘八詩會」、廣東省小學生詩歌節等詩歌活動的成功舉辦，為詩歌之城的金字招牌增光添彩。尤為值得稱道的是由葉延濱、丘樹宏、張況三人首倡、永久落戶於佛山禪城，已連續舉辦了八屆的「中國長詩獎」。更成為中國文學界公認的重要詩歌活動品牌，受到詩人們的熱捧。

中國長詩獎的首創與「三公」

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原主任、《詩刊》原主編葉延濱認為，佛山連續多年舉辦中國長詩獎是件功德無量的大事，也是詩壇值得大書一筆的盛事。他認為中國長詩獎有「三公」：一是公益性，二是公平性，三是公開性。不藏不掖，公開推薦，公開公示，不設獎金，毫無私利。

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丘樹宏說：「中國長詩獎自二〇一五年落戶廣東佛山禪城以來，至今已成功舉辦八屆，受到全國文學界尤其是詩歌界的矚目和好評。佛山是一塊富有詩意的改革熱土，舉辦公益性中國長詩獎很有意義，目前該獎項已逐漸成為國內知名的詩歌活動品牌，長詩獎由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廣



佛山連續多年舉辦中國長詩獎是件值得大書一筆的盛事。中國長詩獎有「三公」：一是公益性，二是公平性，三是公開性。不藏不掖，公開推薦，公開公示，不設獎金，毫無私利。圖為第五屆中國長詩獎頒獎典禮上嘉賓與得獎者大合照。（佛山市作家協會提供）

東省作家協會作為學術指導單位，使得該獎項更具專業性、權威性、代表性和學術含金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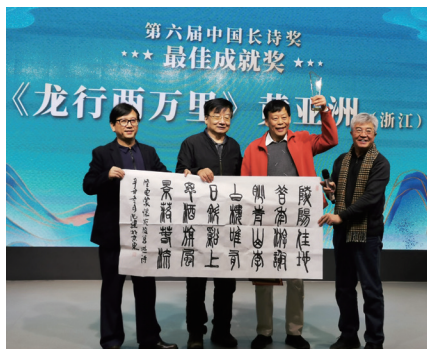
公益性零獎金「中國長詩獎」的設立，是佛山首創，也是中國詩歌界首創。該公益性詩歌獎項對中國當代詩歌生態構建，起到了較好的帶動和建設性作用，活動傳遞了高貴的精神和詩意指引的文學初心，讓中國詩歌真正成就民族精神火焰的高蹈品質。

長詩公益品鑑舉辦多年來，全國共有近二百位詩人摘得歷屆中國長詩獎桂冠。其中就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魯迅文學獎得主黃亞洲、西川、臧棣、海男、曹宇翔、劉笑偉、路也等。該公益性獎項較好地表彰了我國詩人在長詩創作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讓中國長詩發出了新時代耀眼光，同時也彰顯佛山作為國家級歷史

文化名城、全國文明城市和「廣東詩歌城」的文化魅力，展現佛山文藝事業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氣象和佛山詩歌文化強大氣場多元共生的獨特風貌為推動我國詩歌事業發展，尤其是推動中國長詩創作和高質量發展起到了示範性的積極作用，意義重大。

嶺南廣府文化滋潤了佛山這片改革熱土，佛山詩人致力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努力打造嶺南廣府文化新高地。繼「中國長詩獎」成為全國詩歌界重要活動品牌、登上百度詞條之外，「佛山禪城臘八詩會」更在中國詩歌春晚等權威部門的活動中被評為「全國十佳詩歌活動品牌」之一。

多年來，佛山在歷史文化長詩創作、工農業和鄉村振興題材長詩創作方面成績突出，取得了可圈可點的階段性突破，為全國詩歌界所矚目。張況的十萬行大型歷史文化長詩《中華史詩》系統工程已全部竣工，目前已出版《大秦帝國史詩》、《大漢帝國史詩（上下卷）》、《三國史詩》、《大晉帝國史詩（上下卷）》、《大隋帝國史詩》、《大唐帝國史詩》八部長詩，包悅出版了少數民族抒情長詩《瑪吉阿米》，高世現出版了五萬行長詩《酒魂》，陳陟雲出版了情感類長詩《新十四行：前世今生》，李橋航出版了長詩《大河綿延》，郭傑廣出版了鄉村題材長詩《淬火集》，另外周崇賢創作長詩《佛山辭十章》、來去創作了長詩《玉米傳》、



《詩刊》原主編葉延濱（左二）、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丘樹宏（右一）、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張況（左一），為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第六屆中國長詩獎、最佳成就獎獲獎詩人黃亞洲頒獎。因中國長詩獎為公益性項目，不設獎金，故除獎座，主辦方授予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著名詩人、書法家陸健所寫的文人書法作品聊表心意。

（佛山市作家協會提供）

史鑫創作了長詩《南方獻詞》等。這些長詩作品熔鑄民族精神，對改革開放前沿陣地佛山的火熱生活、厚重歷史、獨特地域文化多有描繪，是有溫度有熱度有高度有深度的心血之作。

「廣東詩歌城」的前世今生

佛山文學在嶺南文學史上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佛山的詩歌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尤其是元末明初以降，佛山可謂詩人輩出，在嶺南乃至全國詩壇佔有重要地位的詩人中，佛山不在少數，比如有「南園五子」旗手之謂的孫蕢、狀元詩人倫文敘，明朝內閣首輔、詩人梁儲。明中葉之後有「嶺南後五子」之稱的歐大任、梁有譽、吳旦。而明末則有血濺紅花的詩人陳子壯、義不顧家的詩

人陳邦彥、抱琴殉國的詩人鄭露；及至清代，佛山則有「嶺南三家」之譽的梁佩蘭、陳恭尹，三家有其二。康雍朝時，佛山有嶺南詩派「惠門四君子」之稱的重要詩人何夢瑤、勞孝輿、羅天尺、蘇珥。乾隆朝的「嶺南四家」中，佛山詩人佔其三，計有：黎簡、張錦芳、黃丹書。清末至近現代詩歌史上，佛山則湧現了戶部侍郎、詩人張蔭桓，著名維新派領袖、詩人康有為，「千百年來嶺南巾幗無人能出其右」之稱的傑出女詩人冼玉清等等。歷史上，狀元詩人倫文敘、「譴責小說」鼻祖吳趼人、《三字經》作者區適子、狀元詩書大家梁耀樞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都是佛山人，他們著述頗豐，影響久遠。

佛山是公認的嶺南詩歌重鎮，在佛山市作家協會、佛山詩社、佛山市禪城區文聯等單位操持下，佛山詩歌活動頻繁，先後舉辦了八屆中國長詩獎頒獎典禮、十屆佛山禪城臘八詩會、十三屆嶺南詩會，「中國長詩獎」和「佛山禪城臘八詩會」成為百度百科詞條。

多年來，佛山還主辦過「中國先鋒詩歌三十年高峰會」、中國詩歌萬里行著名詩人走進佛山採風、全國著名詩人行通濟慈善活動、佛山詩歌節、龍年新春全國著名詩人龍塘雅集、珠江三角洲詩歌研討會等等，二〇一九年六月，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還聯合佛山市作家協會舉辦過「首屆『青春回眸』詩歌研討會」。



佛山老中青少四代作家、詩人同堂，作品風格各異、審美情趣不同，文本呈梯次式遞進。近十年來，佛山不少詩人有數量不菲的作品發表在全國各級報刊雜誌或被選入全國各種重要文學選本。這些作品為廣大讀者走近佛山、擁抱佛山、了解佛山，感受佛山這片改革熱土，親炙佛山獨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和城市氣質，體味佛山人民開放包容的格局氣象，提供了文本借鑑。二〇一二年，佛山就被廣東省作家協會詩歌創作委員會授予「廣東詩歌城」稱號，佛山南海大瀝鎮同時獲評「廣東詩歌之鄉」。毋庸置疑，包括詩歌在內的佛山文學藝術在粵港澳大灣區是佔有重要地位的。

佛山作家、文學的驕人成績

近十多年來，廣東省四大文學獎「九江龍」散文獎、「大瀝杯」小說獎、「桂城杯」詩歌獎、「有為杯」報告文學獎等多個省級文藝獎項、文學創作基地落戶佛山南海。詩歌之城佛山由此成為省級文學獎項聚集地，為全省乃至全國文學界所矚目。

繼二〇二三年國家藝術基金頒發，佛山藝術家原創粵曲《人民就是江山》獲得資助，有了零的突破之後，二〇二三年十二月，第十一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揭曉，佛山有四位作家：詩人張況、盛慧、周崇賢、洪永爭獲獎，這是佛山文學歷年來取得的最好成績，上榜人數和作品數量均居全省地級市榜

首。據了解，此前二十年，佛山已故作家安文江曾獲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文學類獎項。另有佛山電視台電視類紀錄片《尋味順德》；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曲藝家協會主席、禪城籍著名曲藝家梁玉嶸原唱，佛山作家張況作詞的原創粵曲《人民就是江山》；禪城曲藝家協會副主席蘇雋創作的粵曲《聽見一束光》，獲得本屆省魯迅文學藝術獎藝術類獎項。這次取得歷史性好成績，與近年來佛山市委市政府對文藝創作的扶持與投入密不可分。

佛山作家協會成立於一九八八年，目前全市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十九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近三百人、市作協會員八百多人，佛山詩社詩人五百一十餘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三十餘人，中國詩歌協會會員八十多人，佛山目前擁有市區鎮村各級詩社團體近三十個，佛山詩社在冊詩人有五百多人，詩歌愛好者則以數千計。近十年來，佛山詩人出版的各種詩集超過三百部，每年參與文學創作的人數至少有三千人以上。以二〇二二年為例，佛山就有六位作家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居全省地級市第一位；二〇二四年佛山入會人數實現歷史再突破，有七位作家加入中國作協，再次位居全省地級市榜首。

（作者為著名作家、詩人、辭賦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

「筆墨當隨時代，老省長的詩歌，楊克稱之為『新田園體』，我認為還是基本準確的。但我更願意將它看做是擺脫了格律詩窠臼的『新自由體』。這種寫作植入了當代不拘一格的筆墨，又不乏盎然的古意，古今相融，意境自開，以現代氣息貫穿全詩，讀起來朗朗上口，清新可人。」作者品評廣東原省長黃華華組詩《佛山詩尋》。

——編者

情牽嶺南沃土 愛灑詩意佛山 ——評廣東原省長黃華華組詩《佛山詩尋》

張 況

廣東老省長黃華華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對南粵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身居省領導崗位這許多年，我總能在省市電視新聞和報紙上見到他忙碌的身影，或接見外賓，或主持會議，或奔忙於各市縣生產一線指導民生建設，或帶隊在工地廠礦檢查安全生產，老領導敦厚樸實的形象，相信給廣東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廣東人生性勤懇，家園故土之戀如同生命中難以割捨的精神，無論走到哪，總是非常鮮活地棲居於記憶的最重要位置。老省長在位之日，鮮見他有詩作發表，這大抵是由於行政事務花費心力頗多，難有餘暇顧及詩歌這一業餘雅好吧。正式退休之後，他再次拾起詩筆，重溫青少年時代的文學夢想。面對自己所鍾愛着的日新月異的南粵故土，他詩情迸發，平靜着筆，優雅傾訴，從容發力，一首首充盈着真摯情感的詩作，夾着好詞佳句體泉般汨汨流淌於筆端，盡顯出他作為詩人的另一面率性人生，頗多可圈可點之處。繼續到他得《廣州新景贊》組詩和《深圳景點贊》之後，又讀到了他創作了一組新作《佛山詩尋》。該組詩凡六首，全是關於佛山禪城南海順德風物名勝的抒情短章，很見匠心，頗感親切。

華華老省長寫廣州和深圳的兩組詩我記憶猶新，在《深圳特區報》和《廣州日報》發表時，同時配發了廣東省作協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蔣述卓教授，省作協副主席、著名詩人楊克的評論文章，引起了社會各界，尤其是詩歌界的關注與好評。那時，楊克兄給我發信息，讓我有空的時候務必關注一下。作為梅州客家人，我對這位既當省長，



業餘還寫詩的老鄉，很是佩服，也有些好奇，因此對他的新作細細品讀了一遍，對老省長的「新田園」詩歌頗有好感。

親切樸素 力量渾厚 意境宏闊

這組寫佛山風物的作品，我得以先睹為快。〈祖廟〉、〈南風古灶〉、〈清暉園〉、〈石灣陶瓷〉、〈西樵山〉、〈樂從家具城〉、〈清暉園〉，這些佛山人民再熟悉不過的家鄉勝景，在老省長的筆下就像一幅幅美麗的畫卷一覽無遺的展現在我眼前，既溫馨，又親切，有一種如數家珍的感覺。六首短制，洋溢着老領導對佛山這塊珠三角熱土嶺南明珠的垂青和對佛山人的熱愛之情，表達了他廣博寬厚的長者識見、詩人情懷。「西樵屹立大江邊，雄峙蒼穹億萬年。幽洞深藏南海夢，奇峰迭翠百花妍。四方竹陣揮輕浪，飛葉清泉起白煙。巨佛應知人間意，青蓮朵朵舞蹁躚。」（〈西樵山〉），詩歌取勢開張，意境宏闊，語言樸實無華，力量渾厚到位，其實實相生的素描手法，給人一種平實穩健的親切感樸素感。眾所周知，西樵山乃廣東四大名山之一，全國著名的理學名山，素有珠江燈塔之謂，它是廣東人心目中充滿靈氣的頗具文化分量的「心靈高地」。古往今來，不少騷人墨客到此一遊，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聯佳作。老省長顯然在西樵山留下過心曠神怡的遊蹤。詩中的幾大經典景點，很有嶺南人文氣

息，「雄峙」一詞鏗鏘巍峨、霸氣十足，「南海夢」一詞切中肯綮，頗能切合新時代主題上「中國夢」，詩句平仄合韻，工整得體，意味深長，很見匠心。

再看他筆下的〈祖廟〉：「榮辱興衰千百年，紅牆綠瓦宋元篇。嶺南美景時時美，案上香爐縷縷煙。」前兩句點睛祖廟歷史，時空感極強。後兩句抒寫現場觀感，前後呼應，相得益彰，點線面一體，道出了祖廟的前世今生，未來前景。祖廟是珠三角的文化地標，著名景區，它承載了佛山人古老的集群記憶，景區集古建築藝術與佛山傳統文化於一爐，向有「東方藝術宮殿」的美譽。從歷史中走來的嶺南美景，顯然已經感化了詩人的心，脫口而出的詩句，很能代表詩人胸臆的高闊境界。〈清暉園〉中的「白鷺一行雲淡處，荷花半畝綠茵園。隔窗喜聞昇平樂，臨水長觀錦鯉肥。」四句也妙。不僅對仗考究、平仄工整，且眼界高遠、寓意翻新，給人一種古詩詞中的意緒，詩人的古典文學素養可見一斑。很多人都知道，順德清暉園和番禺的餘蔭山房、東莞的可園、佛山的梁園美譽度是很高的，它們並稱為廣東四大名園，代表了嶺南園林的地域特色，造園高度。詩中有動感的「白鷺」高飛聲遠，有嫵靜的「荷花」香遠益清，有盛世的「昇平樂」協奏萬里春光，有瑞氣的「錦鯉肥」昭示國泰民安、有「窗」能見江山如畫，有「水」泛起河清海晏，好一派嶺南特色景致，教人流連忘返，實在情理之中。

擺脫格律詩窠臼的「新自由體」

筆墨當隨時代，老省長的詩歌，楊克稱之為「新田園體」，我認為還是基本準確的。但我更願意將它看做是擺脫了格律詩窠臼的「新自由體」。這種寫作植入了當代不拘一格的筆墨，又不乏盎然的古意，古今相融，意境自開，以現代氣息貫穿全詩，讀起來朗朗上口，清新可人。

白雲出岫，歲月靜好。一位退了休的老同志回歸普通人的生活，仍能鍾情於山水，熱戀着故土，讓既往的歲月激情，從政豪情在逐漸慢下來的節奏中，靜靜轉化為恬靜可貴的詩情，這是殊為難得的！

詩歌是文學大家園中的貴族，腹有詩書氣自華，黃華華老省長的詩歌，讓我看到了他依然飽滿的人生境界、依然積極的晚晴情懷。

（作者為著名作家、詩人、辭賦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

◎

巴黎夏季奧運會閒思八首

鄭龔子

其一

高低一較忍三年，蟻聚花都箭上弦。
百國萬人耽綺夢，深謀傾力奮爭先。

其二

傷疲昏曉向峰巔，習練千回信念堅。
意銳思靈機巧運，乾坤氣盪貫青天。

其三

身繃態緊體肢偏，戰略精微勝負牽。
半點差池金夢碎，空餘五內苦心蓮。

其四

猶記東洋鎖冷煙，咨嗟癘疫枉推延。
關門競技虧聲助，死寂空場漫怨憐。
註：東京奧運因疫情延遲一年，於無觀眾之空場進行，經濟虧損甚巨。

其五

艱困家庭本務農，母罹車禍更添窮。
懷親治病衝冠冕，絕世英姿孝女功。
註：二〇二一年東京奧運，國家十四歲小將全紅嬋以空前優績奪女子十米跳水金牌，五跳中三獲滿分。賽後謂以獎金為母治病成訓練動力，讓人感佩。

其六

旅客川流里巷充，露天公廁布西東。
街邊尿斗無遮蔽，善待男丁與稚童？
註：巴黎公廁不足，長有隨地小便之患。奧運期間街頭增置臨時廁所千餘個，包括露天小便斗，毫無遮蔽，且無處潔手，堪稱中古韻味。

其七

兩旬激越壯歌終，淚眼歡顏各異同。
得失從來交命數，塵飛事杳散虛空。

其八

還鄉錦繡裹英雄，總記浮生貴事公。
片刻光芒歸素淡，風清水靜月明中。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



「月亮灣小區新任的保安隊長曲和平，打乒乓球輸給了小區七十歲的林大爺……」「棋場突然轟動了……曲隊長這個全區的象棋冠軍，又輸給了金大爺……」保安隊長曲和平接連兩次在較量中輸給了小區中兩位老人，是技不如人？抑或另有所圖？

——編者

高手

胡亞林

月亮灣小區新任的保安隊長曲和平，打乒乓球輸給了小區七十歲的林大爺，一時間成為大家議論的新聞。之所以是新聞，因為曲隊長是全市業餘乒乓球賽的冠軍。一般人跟他交手，他張口就會讓你五個球，結果還打你不及格。

林大爺始終都沒想明白，在曲隊長沒讓一個球的情況下，他能贏球，真是奇蹟。難怪他樂哈哈地說：「看來冠軍也不過如此嘛！」

曲隊長大學畢業後，毛遂自薦到一家保安公司工作。一次他到月亮灣小區辦事，聽說小區保安隊長缺位很長時間，原因是小區人員、社情複雜，常有不和諧的事情發生。沒人競爭這個位置，於是，他再次毛遂自薦當這個「官」兒。

聘崗的那天早上，一走進月亮灣小區，就聽見有個老人在向前面老人喊話：「是不是你鑰匙（要死）啊！」

「說什麼混帳話，你要死呢！」前面的老人怒不可遏。

後面的老人抖抖手裏的鑰匙又說：「剛才我看你掏東西把鑰匙掏掉了，我撿起了告訴你，怎麼不識好歹呢！」

前面的老人立即摸摸口袋，發現鑰匙丟了，趕緊回頭接過後面老人手中的鑰匙，臉突然紅到脖根。

這下，後面的老人得理不饒人，開罵了。結果，如不是他人及時相勸，兩位老人險些動了粗。

這一幕，給曲和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曲隊長上任後，知道了撿鑰匙的是林大爺，另一個是金大爺。他還了解到兩位大爺從領導崗位上退休後經常鬥嘴，互不服氣，「樑子」結得比較深。

與兩位大爺熟悉後，曲隊長又了解到林大爺愛打乒乓球，而

且水平可以；金大爺是個下象棋高手，自稱小區「九段」。他想抽空陪兩位老人好好玩玩。

曲隊長輸了球並沒有讓他在小區抬不起頭，反而天天笑瞇瞇的，嘴甜着呢，「大爺、大爺、大哥、大姐」叫個不停。只有金大爺替他打抱不平：「曲隊長沒下真功夫，輸球肯定是讓的。別看他林老頭牛氣，要是跟我下象棋，我可以讓他車馬炮。」

一聽到這話，曲隊長笑了笑，決定再抽個合適時間與金大爺對弈交手。

這天下午，聽說曲隊長與金大爺比賽象棋，小區休息亭裏聚集了圍觀的象棋愛好者。林大爺坐在曲隊長身邊，邊看棋邊敲剛修好的電子計算器。

金大爺來下棋前，懷疑老伴從市場買的肉和青菜賬算得有問題。現在剛好林大爺手上的計算器可以用一下。於是，金大爺對着林大爺開腔了：「老林頭，等下完棋，你的計算器給我用行不？」

「你算什麼東西？」林大爺脫口而出。

「你個死老頭，怎麼又開口罵人啊。」

「我問你算什麼東西，怎麼罵你了？」

「你是什麼東西！」

棋下一半，林大爺與金大爺又罵開了。曲隊長趕緊制止，迫於棋場氛圍的壓力，兩人暫時消停，但雙方的眼神裏仍充滿「敵意」。

兩小時過後，棋場突然轟動了，讓圍觀的棋迷炸鍋的不是兩位大爺鬥嘴對罵，而是曲隊長這個全

區的象棋冠軍，又輸給了金大爺。

要知道，大家在乎的不是兩位大爺嗓門大，能鬥嘴，而是兩位在小區裏可是威望高，說話很有號召力。而在曲隊長看來，既然成了好朋友，與二老說話就比較方便順暢了。讓兩位大爺喜歡曲隊長的是，他考慮問題比較周到，經常主動上門服務，幫助兩位大爺和小區的業主解決了不少生活中的難題。

曲隊長潔身自好，從不貪佔業主的任何好處，在小區的口碑不錯。憑這一點，林大爺和金大爺敬佩有加。兩位老人開始主動給曲隊長工作支招，通報信息。正是這樣，小區有些即將發生的矛盾被及時化解，不和諧的事情大幅減少。但是兩位大爺之間的矛盾，好像還沒有明顯緩解。

周末的下午，曲隊長看見林大爺和金大爺與幾個老同志在打撲克玩鬥地主，便過去湊熱鬧，想過過手癮。沒想到幾把過後，這個保安公司內部比賽打撲克獲得第一名的高手，又輸了。

為了挽回面子，曲隊長請包括兩位大爺在內的幾個老同志到小區一家麵館吃飯。

剛走到麵館，就聽見麵館裏傳出很大的吵鬧聲：

「什麼叫你拉的麵請我吃？會說人話嗎？」

「是我拉的麵啊，請你吃難道有什麼錯？你為什麼罵人？」

「今天這麵我不吃了。你必須賠禮道歉！」

「你這人太不講理，請你馬上離開麵館！」



祖廟、西樵山

祖廟

二十多年前，我說要為您寫篇散文
十多年前，我說要為您寫部小說
現在，我要為您寫首詩

我已在你的身前留下許多影蹤
我已無數次端詳你熟悉的容顏
每一回見你，我卻總找不着合適的文字

你是祖廟，我卻見不着方丈
你是戲台，我又撞不見大戲開台
你不是廟會，我總見人頭攢動
香火繚繞

慢慢品讀你，不再被你的外表迷惑
才可以發現你的詩眼
從善男信女雙手合十的神情中
我漸漸明白你在佛山人民心中的位置
道教的北帝立於殿中央
孔老夫子擇福地而居
原汁原味的古戲台
發散祈願的放生池
原來，你是神
你是佛山人趕往幸福之舟的願望之神

西樵山

我不在乎你有多高
也不在乎你的鍾靈毓秀
喜歡你，只因你是無山的佛山之巔

你是註定要給佛山露臉的
山的陽剛與沉穩你盡擁入懷

那聳入雲霞的觀世音菩薩
那隨緣凝聚的佛的光環
西樵山，名勝古蹟的風光我不敢也不想追趕
我多想在你的蔭蔽下過活呀
那甘甜的蘿蔔
那隱士般清涼的片段
那四方竹下幽寂的山道
會有那麼一天，我停下庸碌的腳步
匍匐在你無欲的心間
耕田 讀書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佛山詩社執行社長。）

包悅

沒等曲隊長開口，林、金二位大爺趕緊上前勸解。
「唉，誤會了。」林大爺的一句話，讓吵架的雙方戛然而止。緊接着，林大爺趁熱打鐵：「國家這麼大，語言各具特色，如果咬文嚼字，難免產生誤會。還是各自多找自己的問題吧。當然了，這方面我也是有教訓的。」
金大爺的話接得也快，「首先聲明，我的觀點僅供參考。依我看，你們雙方既然有緣，又『杠』上了，可否像打乒乓球，像下象棋，像打撲克，一

方主動讓個球，一方乾脆捨匹馬，一方棄一張牌，都各退一步，不就海闊天空了嗎？氣大傷身。剛才，老林頭說得在理，我這方面做得也不夠好。今後咱們都注意些吧！」
頃刻間，麵館裏又恢復了正常的就餐秩序。
曲隊長暗自欣喜：看來我的乒乓球、象棋和撲克牌真的沒有白輸呀！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小小說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佛山市作家協會理事。）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人血性和尊嚴能爆發驚天動地的力量。」作者以清末外交官譚錦鏞的故事為背景創作小小說，作品融入舊金山今日地標，重新想像一宗駭人聽聞的慘案。

——編者

一九〇三年的驚天一跳

呂嘯天

黃昏前的阿拉莫廣場，天空一片灰暗，遠處金門大橋橋樑上的懸索顯得一片扭曲。有和平鴿從天上飛過，我沒有聯想到和平，而是想用槍把牠打下來紅燒了送酒。已在廣場周邊巡邏半天的我感到百無聊賴，只想盡快交班，然後約上約翰、麥斯銳幾個同僚去聯合廣場老街的哈德樂酒吧盡情放縱，然後再借醉逃單吃霸王餐。我叫威史翰，是美國舊金山警察局的一名警察。

我的妻子亞麗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名基督教徒，她長年吃素，每天晚上都要誦讀《聖經》，她臉無表情對我說：「我這是在替你贖罪。」我曾經多次當街毆打手無寸鐵的黑人和婦女，也曾多次借辦案之機把事主的財物佔為己有。

阿拉莫廣場上行人變得稀少，一個身材高大體格魁梧的中年男人在匆匆趕路。一陣風刮過，中年男人的帽子被吹了下來，男人頭上竟散落下一條長長的辮子。

我像發現了怪物一樣又興奮又鄙夷的說了一句：「中國人，黃豬！」

「請你自重，中國人也是人，不容你歧視。」中年男人一邊彎腰把帽子撿了起來，一邊用流利的英語回擊我，他銳利的眼光中有幾分不怒自威的威嚴。

這深深的刺痛了我，我一把揪住他的辮子，一邊朝他臉上搗了一記耳光。中年男人一揮手，我臉上、腹部就接連捱了幾拳。

後來我從《舊金山日報》報道上知道，這個留着長長辮子的中國男人有着不凡的身世。這個男人名叫譚錦鏞，是中國廣東台山人士，自幼習武，還苦練英語，期望能報效國家。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考上武進士，踏實肯幹、兢兢業業，被光緒皇帝重用，成了御前侍衛。一九〇三年，譚錦鏞跟隨清國駐美公使梁誠來到美國，成了駐美國公使



館外交武官兼翻譯。八月十三日，譚錦鏞受梁誠委派從華盛頓趕往舊金山處理外交事件，當時中國華人在舊金山與當地人發生械鬥事件，他去調查此事。

我叫來了約翰、麥斯銳，準備狠狠的教訓譚錦鏞。但是中國功夫太厲害了，片刻之間，我們三個就被他一人打得趴在地上，我重重的摔倒在地，一顆門牙也磕掉了。我想也不想就吹響了警笛，隨後十幾個同僚趕了過來，看到我們三個受傷倒地，他們一擁而上，拿着警棍朝譚錦鏞往死裏打，嘴裏還吼叫着：「中國人，黃皮豬，打死你。」

劈頭蓋臉一頓暴打後，譚錦鏞遍體鱗傷，躺在地上難以動彈。我心頭還塞滿了怒火，便將奄奄一息的譚錦鏞像拖一隻死狗一樣的拖到金門大橋，拴在橋底，讓行人像在動物園看猩猩一般的「欣賞」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中國人。

「我堂堂中華七尺男兒，中國的外交官，卻在這異國他鄉受到如此屈辱！」

身受重傷的譚錦鏞的內心在滴血，用英語怒罵我和另外的警察。

天黑之後，我和約翰、麥斯銳幾個人合力把譚錦鏞拖上警車，帶回警察局。

到了局裏，他拿出自己的外交官證件，向警長詹姆控訴所遭受的不公與毆打，要求趕緊把他釋放。詹姆還沒表態，我和約翰對着譚錦鏞又是一番毆打，一邊打一邊叫罵：「你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應該捱

打。」打完之後再把遍體鱗傷的譚錦鏞丟進監獄中。

我和約翰、麥斯銳等收拾一番後還是到哈德樂酒吧喝了個爛醉。第二天上班之後，我和約翰商定等譚錦鏞傷好之後，找個提審的機會，再把他暴打一頓。沒想到的是居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數百名華人得知梁誠要求舊金山警察局立即釋放譚錦鏞的要求遭拒後，一路遊行來到了警察局抗議。詹姆怕事態擴大，准許保釋把譚錦鏞放了出來。

站在警察局的大門口，譚錦鏞指着警長詹姆說：「我是外交官，你要向我道歉。」

「做夢吧。」詹姆很不屑地說。「在我眼裏你就是黃皮豬、東亞病夫。」

一位上了年紀的華人把譚錦鏞拉了過去，流着淚勸說道：「兄弟忍忍吧，國家貧弱無能，咱們飄洋過海的華人哪個沒受過欺侮？世道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眾人離開之後，來到金門大橋橋面上的譚錦鏞，望着橋下波濤洶湧的海水痛心疾首地說：「我一個國家的外交官，遭到如此的欺凌羞辱，個人尊嚴何在？國家尊嚴何在？」仰天長嘆一聲後，他縱身一躍，跳入水中以死明志。

舊金山的許多報紙報道了這一駭人聽聞的外交官事件。正在美國訪問的梁啟超氣憤不已，怒吼：「堂堂中國，受此侮辱，天理何容！」並寫詩悼念：「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見同胞尚武魂。只惜轟轟好

我已被粉碎如塵粒站在那隻大手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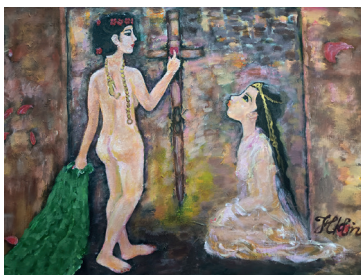
何佳霖

從饑餓中遇見了曠野，曠野
藏匿在饑餓中
饑餓才讓你清澈
你懂得人與牛驢及一切名稱都弱不禁風

跌跌撞撞的或蓄謀已久的都歸於病症
貪戀被液化成淚，它湧出原罪的悲

我已被粉碎如塵粒站
在那隻大手之上

許多塵粒都站在那隻
大手之上
不斷練習相聚，練習
捨離，練習在大地
上一次次地死去
那隻大手只剩陽光及
渴慕的人民



何佳霖畫作《求知》。

(何佳霖提供)

何佳霖的詩觀：

二〇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卜·戴倫說：「一個真正的詩人，是不會告訴別人自己會寫詩的。」這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正如我對詩歌的詮釋一樣：「詩歌是自我朝聖的路。」我一直認為，寫詩是很私人很個體的事情。她是自我抒情，自我覺悟的過程。一首好詩的誕生和一個人的身份高低沒有關係，但和幸福一定有關係，至少在專注的剎那，你超越了塵世與身體之外的東西，你進入了靈魂層面的思考和精神潔淨。你構建的不是長短句，而是詩魂的骨骼高度。我一直享受寫詩的全然狀態，只有在寫詩的時候，我才不嫌棄自己和忘記這個世界的一切醜陋。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男子，不教流血到櫻門。國權墜落嘆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人血性和尊嚴能爆發驚天動地的力量。作為事件的罪魁禍首，我感到了深深的害怕。後來警局找了個理由，把我開除了。我天天躲在家裏。姪麗已跟我離了婚，帶着兩個孩子走了，家裏只剩我一人。她留給我唯一的禮

物是一本《聖經》，和她摘抄的兩句話：「罪的快樂，只是一時，它的痛苦卻是永遠。血除去了我們諸般的罪，而十字架卻打擊我們能犯罪的根源。」

後來，我在一家教堂裏做了一名牧師。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佛山南海區作家協會主席。)



「死易生難，活着的人理應倍加珍惜，珍惜活着、盡責的機會，珍惜每天見到的那一縷晨曦！」作者堂弟因病早逝，遺下許多未了的願望和責任。作者以此文勸喻讀者活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

——編者

死易生難空遺恨

林友僑

想起容標堂弟，總會有一種揪心的疼痛，不僅僅因為他在不到五十歲的壯年就捨老棄幼離世，還因為他在童年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悽惶走了。其時作為長子的他只有六歲，雙手抱着母親的「家神牌」，在全村人的目送下，踉踉蹌蹌走在出殯隊伍的前面。他俊朗的臉龐、無助的眼神、懵懵懂懂的樣子，令人見之不忍，道旁多有嘆息抹淚者。

容標堂弟小我七歲，他的成長和我交集不多，一直到我在本村小學代課，曾短暫當過他的老師。他的成績不好也不壞，給我留下的印象不是特別深。

近十年，常年在外的我開始關注家鄉的事情，我發現村裏、族親裏，到處都有容標堂弟活躍的身影。他熱心公共事務，當過村幹部，負責過家族修祠、掃墓募捐等許多雜務，參加過深圳汕尾兩地「領頭雁」農村青年人才綜合培訓，還曾作為家鄉林氏宗親代表出席過媽祖一千零五十九年誕辰慶典。他熱情高、頭腦活、會做事，在族親和朋友中享有口碑。

網絡拉近人的距離。這幾年我的作品常在網絡平台推送，與容標堂弟在微信的交流多了起來。每每見到我的作品發表，他總是踴躍留言，談他的讀後感，且常能談到緊要處。尤其當得知我的散文〈對牛懺悔〉參加一個全國性徵文需要閱讀量配合，而我還羞於發動時，他二話不說，就將作品轉發分享到他的同學朋友群、家族宗親群，甚至不惜用發紅包的方式來爭取大家的支持，在很短時間就將文章的閱讀量推了上去。

轉眼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容標堂弟的身體出了狀況，他千里迢迢來到我工作的城市住院。入院當晚我前往醫院探視，他樂觀的臉上寫滿了憂愁。肝癌晚期，每個人都知道意味着什麼。我在醫院待了兩三個小時，與他談得最多的是我最近發表的文章，還有家鄉的一些事情。對於治療，除了告訴他這裏的醫療條件很好，鼓勵他要安心養病、配合治

療之外，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面對絕症，目前人類能做的事情並不多。

當我搭公交回到家中，夜已深了，我微信叮囑他早點休息，他卻回我說：「我在看你寫的〈水中漂泊的村莊〉，連看了三遍，字字入心，句句連根，家鄉永遠是遊子的眷戀。我也很懷念。」我讀懂此時此刻他對家鄉的「懷念」，那該是一種預感到難以回去的深深眷戀與絕望！

一個多月後，當他第二次前來做介入治療時，我怕他住在醫院旁的旅館太悶，就邀請他到我工作的地方逛逛，散散心。他「打的」過來，卻去錯了地方，費了不少周折，讓我很是過意不去。過後他卻特意發來信息說：「這幾天在佛山覆查身體，感謝僑兄熱情款待。」他對於親人的「熱情」如此敏感，令我也很「敏感」。親人之間一旦客氣起來，已透出了某種隔閡和深埋心底的自卑。

果然，在之後近兩年的時間裏，他還來過佛山治療多次，每次都是悄悄的來，悄悄的走。他也就越來越不願意見人了。但我們在微信上的交流從未間斷。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傍晚，他突然發了一段自己編寫的文字請我「鑑正」，是準備發起「輕鬆籌」的「自白書」。「自白書」的第一句觸目驚心：「四十八歲的我責任未盡，不能倒下！求您拉我一把！」

他接着寫道：

「我叫林容標，今年四十八歲，家住廣東省陸豐市博美鎮，日子清貧但也平安，我頗為感恩滿足。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到陸豐市人民醫院檢查身體，發現肝癌晚期，由於腫瘤太大，不可手術。

「隨即轉院至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檢查結果顯示肝腫瘤像一個拳頭那麼大，情況十分嚴重，已經不能通過手術治療來控制，只能換肝！但換肝費用高達一百萬，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們是普通的農村家庭，沒有什麼積蓄，平時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但我是家裏的頂樑柱，我不能倒下！抗癌一年多來，所有治療費用付出都是靠借，靠親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生老病死，自然規律，我不畏懼。但想到年幼的孩子，現在才上小學一年級，無父親陪伴成長；年老的雙親，還需要我去照顧養老，我就痛苦不安。我不敢奢望太多，只求上天可憐，給我重生的機會，讓我完成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夫的責任！

「命運打擊，我不敢怨尤。但我不能輕易投降，因為我的生命不僅僅是我自己的，帶我來和我帶來這個世界的親人，都需要我的責任和愛去供養！

「朋友！好心人！如果您看到了這裏，我也非常感謝，如果您能拉我一把，我將萬分感激，因為您給了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無論我將去往何方，



齊勿論

高世現

題記：牛早被老子騎走了

第一章：愛者其誰邪

我見你於形骸之外
啟蒙天籟於紅高粱之內
肚兜一掀整個骨頭鎮像夕陽躺下
車過大腿村
你這小娘們，脫了褲子還我一個戰國
提了褲子，你就不認我的春秋了

第二章：身獨且奈何哉

我愛你勝過任何鬼子進村
人家是沒砸箱子沒撬鎖，要的是你的
魚腥兒
通向紅頭繩的古道上
幾個轎夫連唱帶跳搶了漫天的黃沙
當寡婦。浩浩蕩蕩的前車之鑑
也難擋三魂趕着駟馬把一尾月亮追上
濠梁

第三章：心之謂以明

這個國家沒得救了
我就救你你你的老年斑

第四章：故寓諸無言

天旋地轉我生平只做過鯢鵬
遇見你真理就像撲蝶
日全食不可避免
今兒個是九月初九，照老規矩
我划拳，齊楚燕韓趙魏秦，歸你
你出掌，你歸我
小娘們，再來一碗楚河
還哥兒歇斯底里的一晚漢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佛山市禪城區作家協會副主席。）

我都永遠感恩您！祝福您一生平安健康！」

五百多字的自白，字字皆為心聲，句句發自肺腑，將事情和願望說得誠懇真切、明白曉暢、扣人心弦，哪還需要我的「鑑正」？我將意見反饋給他，他卻已將文字發上了網。看來，他是一刻也等不及了啊！他心中有太多太多的不甘，只要有一絲的希望，他就不願放棄，他要和死神搶時間。我能做的，只有趕緊轉發，趕緊捐款。認識的親友也都紛紛轉發支持，網絡上很快湧起一股暖流。前後不到三天時間，預定二十萬元的「輕鬆籌」目標就實現了。

來自社會各界的二十萬善款，為容標堂弟續了整整十一個月的命。但生命之輪宛如夕陽，漸漸暗淡，幽幽西沉，難以挽回。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早上，容標堂弟的兒子在他父親的微信朋友圈裏更新了最後一條信息：「家父林容標於公元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我記起他曾對我說過：「僑兄，我心裏難過啊，我一心向善，老天咋能這樣對我，我還不到五十歲，就得此絕症，哪怕讓我活到六十歲，將兒女養大成人，我也能瞑目了。」

此刻，多少的不捨與不甘，都已化作了塵煙。惟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記取一個病人膏肓的人在朋友圈上的留言：「面對惡性腫瘤，活着變得如此奢侈，餘生也如此昂貴，經歷了病魔的折磨與痛苦，才更加懂得了珍惜。」

是啊，死易生難，活着的人理應倍加珍惜，珍惜活着、盡責的機會，珍惜每天見到的那一縷晨曦！（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作家協會理事。）

〈重返詩意的故鄉〉、〈蟬鳴的暗示和指引〉兩篇短篇，作者細膩的筆觸配合望向鄉郊田園，望向晴天的視角，帶領讀者從城市進入鄉間，詩意在蟬鳴中萌發。

——編者

詩意的故鄉

楊 夕

重返詩意的故鄉

我曾經認為，除了遠方，村莊便是詩意最早誕生的地方。那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命特質，在月光與炊煙的餵養下，讓詩人們擁有了鮮明的情感胎記，也讓他們在不斷漂泊的旅途中，成為一群運載鄉愁的使者：就算離鄉背井，依然滿懷牽掛；儘管浪跡天涯，總是一往情深。那該是一首被歲月反覆吟詠的長詩，她比所有漂泊的腳步更加遼遠，比一個人的一生還要漫長……

但是，科技的進步，似乎正在縮短所有思念的距離，而商業的繁榮，也在逐漸改變着我們對生活原本的判斷。在繁忙中，我們已經隔絕了土地的承諾和露水的消息；在沉思裏，純美的田園牧歌早已遺失於靈感遠走的韻腳。

那麼，曾經遠去的生活布景，能否與夢牽魂繞的依戀實現久別的重逢；什麼時候，我們能夠為情感荒蕪的歲月再度增添一些生動的片段；身在何方，我們才能發現地平線上還沒有被阻擋的曙光？

古典的詩意，來自時間的最深處，當然也依舊燭照着當下平常的日子。在夢裏，我曾經無數次拋開了永無休止的喧囂，帶着久違的尋根心境，如期進入鄉村的腹地。穿過村前守候多年的古榕綠蔭，踏上似曾相識的幽靜小巷，在斑駁的古牆上，辨認那片獨守陰晴的青苔；在古舊的門樓下，扶起那一根隨風飄揚的藤蔓；在滿懷心事的柴扉前，叩響那一段飽經滄桑的時光；在煙熏的舊址旁，走向那一抹紅塵深處的煙火人間……

盛夏如期抵臨，我又開始聞到了陽光裏瓜果和菜花的味道。在空曠的田野上，從遠方傳來的鄉音穿過潮汐般湧動的脈搏，當我再度握住那低垂的穀穗，就像握住了遙不可及的未來。而我將繼續站在這片



古老的天空下，把繾綣的白雲裝進藍天，並懷揣一顆新月般的初心，穿越詩歌鋪設的秘密通道，帶領流浪的風景和朝聖的腳步，一起重返詩意的故鄉。

蟬鳴的暗示和指引

陽光與風雨的反覆輪值，終於接管了暮春滿腹的心事。南國的初夏，風馳電掣的雷電之後，寬容的大地，總會留下水落石出的痕跡；而行色匆匆的烏雲掠過，豁達的天空，也總會還原雨過天晴的真相。

不知道是大雨激發了詩意痛快淋漓的流瀉，還是詩意賦予了大雨悱惻纏綿的流連？或許是歷經了一個春天的多情孕育，才令人產生了這麼多的思念和感慨。不管如何，每一次面對自己即將重生的日子，我都會向所有的變化，作出最熱烈的投奔和最深情的擁抱。

這些日子，白天黑夜，悶熱涼爽；烏雲密布，狂風暴雨；白雲飄揚，晴空萬里……時間、空間和天氣，不斷地更換眼前的布景和改變內心的情緒。我蟄居於繁華都市的一間舊房子中，偶爾走到小陽台，發現目光已經被遠近林立的高樓所分隔，只有一聲聲由遠及近的蟬鳴，才是纏繞在我思念中唯一的情感線索！

木棉花凋謝之後，鳳凰花次第開放。在我的記

憶裏，故鄉的炊煙永遠是她盛開的純粹背景，因為我曾經在斑駁的樹蔭下，帶走了彷彿比一生還要漫長的暗示：迎着蟬鳴，我涉水而行，開始探測到河水上升的體溫和熱烈的心跳；迎着蟬鳴，我極目遠望，逐漸看清了夏季風清晰的葉脈和通往遠方的經絡；迎着蟬鳴，不管何時何地，我總能輕易地讀懂花開的初衷和花落的嘆息……

又是一場沒有任何理由的滂沱大雨之後，耳際依舊傳來了悠揚的蟬鳴，我習慣性地推開了那扇鏽跡斑斑的玻璃窗。是的，蟬鳴總會忠誠地揭開某個季節的謎底，為了這個屬於她們的共同秘密，所有的蟬都會在夏天裏奔走相告。對於這種來自遠古的歌謠和真誠的吟唱，我們難道會充耳不聞或無動於衷嗎？

我已習慣了孤獨。但是在沉默裏，我依然堅信蟬鳴會向我透露太陽和月亮的行蹤。

這個初夏，讓我們穿過風雨，越過河流，在蟬鳴指引的一方晴空下，深情地攜手那片踏浪而去的月色，虔誠地迎接那縷應召而來的陽光！

這個初夏，讓我們以詩歌的名義，承認過往幸福或苦難的深刻恩惠，並接受未來機遇與挑戰的無盡饋贈……

（作者原名楊曉明，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

近鄉情怯



胡燕青
香港作家

中國的文學史是包容的，即使說到人品很差的作家也不因人廢言。唐初的沈佺期和宋之間，史稱「沈宋」。因為近體詩規格發展到他們手上，幾乎定調了。《新唐書》說他們還寫了很多歌功頌德的「應制詩」，且都做過諂媚或賄賂奸佞小人等壞事，後人恥其言行。

《新唐書》寫宋之問的八百多字，大都在罵他，不過也告訴我們他本是個天才少年，大概二十歲就已得武則天的賞識。並且「偉儀貌，雄於辯」，後來唐

詩裏的「怯」，不知內容指什麼。怕被人看見他北回？怕家鄉的人不認他？總之，「近鄉情怯」成了國人都懂的成語，這個「怯」正是用來做填充題的那個洞洞。

中宗把他一貶再貶，他來到浙江紹興做越州長史，即地方官的秘書。唐睿宗即位，更恨他狡猾險惡，再把他貶到廣東省去。

今天廣東省真正富可敵國，但當時嶺南地區乃「蠻荒」之地。長安人大都有「恐南症」，認為只要在南方呼吸或喝水，必定會病倒甚至死去。因此有傳宋之問從貶地逃至襄陽，再從那兒逃回洛陽，過程中需要渡過漢江，因而得出了這首名為〈渡漢江〉的名詩：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詩裏的「怯」，不知內容指什麼。怕被人看見他北回？怕家鄉的人不認他？總之，「近鄉情怯」成了國人都懂的成語，這個「怯」正是用來做填充題的那個洞洞。回鄉時，有人會覺得羞愧，有人會覺得內疚，有人會覺得自己老得面目全非，有人會不敢見某個他開罪過的親友。這首詩非常易懂，不是《新唐書》說的「靡麗」、「錦繡」，而是具體、深刻而真誠的。

可是，《新唐書》沒提此事，反而說，他和一個皇親因太過腐敗而被處死於桂林。是以有人說此詩不是宋之問寫的。無論怎樣，我們就詩論詩，這個作品非常有效地表達出「客旅」的處境和感情。首句描述陌生可怕的空间和它帶來的焦慮、牽掛，一下筆張力盡顯，第二行寫時間在客旅期間變得漫長難熬：只不過半年，就要用上兩個動詞（「經」、「歷」），



再加上這個「復」字，有力地強調了他天天都活在痛苦之中。第三句是虛寫，用上了形容詞「怯」，讓人先猜想「怯」的因由，而「怯」的具體表現就是「不敢問」，用筆大刀闊斧，情感卻藕斷絲連。我覺得此詩實在寫得極好，不僅精準有度，樸素自然，感情體會深刻獨到，還留給讀者參與的空間，甚是耐讀。

苦份之造明，的垃圾的
法過自然會造，的
效生活非物理會造，的
不必亦非物理會造，的
我們行僧。生活過份之
壓抑亦非物理會造，的
舉，反彈。淡泊明，的
成，反。寧靜致遠，的
志，寧靜致遠，的
則，寧靜致遠，的
自然高雅。垃圾的
減半只在。一念的
實踐。

垃圾與生活—— 自然與人之三



鄭興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近幾個月，社會上議論紛紛的課題之一，信是垃圾徵費的試驗計劃。從構思到策劃、諮詢到試驗，前後拖拉了十多年，仍逃不過在一片反對和質疑聲中，再次被擱置的命運。政策暫時延後推行，爭議自然也即時停止。錢袋既然平安，大眾又生活如常，習慣依舊。

社會往復爭議的，其實都是技術性問題，例如垃圾袋的尺寸、配套提供之不足、防範違法方案等等。這些固然需要思考，卻沒有直面最根本的課題：為何有這麼多垃圾？歸根結柢的答案或只有一個：從物品製造到消費，處處充滿無謂的浪費。

富豪權貴向來浪費，浪費卻不限於富豪，還有中產人士、領取各種社會福利的百姓，近乎全民參與，逐物棄物，隨波逐流，程度不同。快餐店內，不時目睹夫婦、父女等等，選了兩個類近的套餐，合起來還吃不到一個，浪費大半食物。幸福之輩可曾念及飢寒者，將這丟棄套餐的相應資源捐助他人，化浪費為美善之舉？

近日到平民酒樓飲茶，剛坐下即聽到鄰座茶客吩咐服務員，她的茶壺要放兩個小茶袋的普洱茶，每袋約有兩三個普通茶包的分量。我順口補充我們只需標準分量的茶葉，喝了兩壺，茶色和茶味仍足。一小時後，鄰桌不到一米半高的清瘦老嫗離座，始終只見獨自「兩盅數件」，連一壺茶也未喝完。一人佔兩袋茶和兩人用一袋茶的對比，因親耳所聽而鮮明。若要我猜測，老嫗壺中的普洱茶，濃度恐怕近乎墨色。茶農之苦，茶葉之珍，可曾反省過？

在今天「小康」社會的習慣中，這根本不算什麼。一位友人買了新房子，原裝電器、木地板等都是新的。她閒話家常地告訴我，同住的不惑侄女嫌地板直向鋪砌，竟把全新的地板拆掉，換成斜向鋪砌。

朋友鍾愛侄女，願意多付幾萬塊錢，以滿足其個人癖好。原裝的新地板，乃改以堆填區為歸宿。

認識的香港人中，一頸擁數百領帶、一手戴數百手表、一衣夾數百領帶夾、兩袖扣數百袖口鈕扣、兩腳穿數百襪子、雙腿架四五部房車等等，皆大有人在，只因為喜歡收藏、「玩車」。這些算不上億級富豪，而是大學高層、家庭醫生之類的專業精英，也包括名義上的教徒。某日雙腿一伸，遺孀遺子自然還得頭疼一番，更免不了累及堆填區。

我們不必效法苦行僧。生活過份壓抑亦非自然之舉，按物理會造成反彈。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則是返璞歸真的自然高雅。垃圾減半只在一念的實踐，不必抗議，全無難度。

林棹的「粵語」不是方言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在林棹的文學裏，粵語自然是方言的運用，要使用當地的聲音才能讓讀者代入當地的故事。但粵語在林棹的詞語裏又不是一種文學性的音調，讓文本更加繁茂。

林棹的文學是不能輕易被分類的，無論文學界如何分析她、評論她，她只管在曠野上奔跑就對了。

出道至今，林棹的兩部作品《流溪》與《潮汐圖》皆獲文學界的青睞，什麼「新南方寫作」與「女性作家」的標籤統統可以撕掉，她在其他作家的眼裏被視為一位「重要的作家」，其作品被視為「重要的小說文體」。出生於深圳的林棹，無疑是近年來南方文學的代表。

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林棹就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仔，她從事過遊戲設計，賣過花也種過樹，就連林棹這個名字也是「虛構」的，按她自己的說法，其原名用普通話念起來像某種素食，用粵語念起來像某種肉食。總之是食物。所以她不願公開提自己的原名，她用虛構的名字將自己和世界隔著一些距離，而且，她覺得「林」的意象挺好。這大概與她種過樹的經歷相關吧，雙木成林，林棹已在自己的「兩棵大樹」下收穫了應有的文學夢想，她正在種下另一棵——用詞語製造困境，又用語語突圍的文學世界。

《流溪》和《潮汐圖》兩部作品的主要場景都在珠三角區域，用了大量的粵語寫作，以致作家林白稱其「語言新鮮、繁茂，音調特別，是粵語獨有的鏗鏘」，且「有強烈的詩性」。

在此，我想簡單說一說她的「粵語」與她文學的關係。

林棹深知廣東人的幽默感、實用，不拘泥於形



式和觀念的特點。「比如《潮汐圖》裏的商販，眼界寬了，心態就輕鬆。」她覺得廣東沿海就是這樣的氛圍，信息從四面八方來、很多元，不是單一路徑、單一成份。

這大概是粵語地區的特點，雖然在故事之外沒有方言，但粵語文化隨處可見。比如寫到沙面時，林棹提及的勝利賓館就有些來歷。賓館前身是一八八八年所建沙面酒店，後來改建為域多厘新酒店。「域多厘」，是粵語音譯的「勝利」。所以，身為作家，林棹開始關心歷史，不僅是關心粵語這種方言，而是將方言代入進相關舊事，而許多往事又是基於四面八方的背景，這些都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包括粵語。

很小的時候，林棹就清晰地認識到，身處多方言環境下會對許多事物有所感知。她在一次訪談中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她就讀的小學裏，上課的老師來自五湖四海，有着各種各樣的口音。不同方言和它們所代表的或強勢、或弱勢的地域會成為一種隱秘的壓力施加給孩子。這種經驗可能是多方言或多語言地區的孩子們共有的。在特定環境下，選擇哪種方言，以及選擇背後的動機，是很值得考察的。後來，她把這種體驗寫進了《流溪》裏。

而她的敏感，與對詞語的在意，還在於粵語在她生活中的變化。她上中學的時候，在學校叫茶餐廳的外賣，會叫到「芝士焗雞」。後來年月漸變，她發現「芝士」變成「奶酪」，「忌廉」變成「奶油」，

「多士」變成「吐司」。直到寫《潮汐圖》時，她找到幾種十九世紀粵英、粵葡詞典，才得以看見詞與物之間互聯、失聯的微妙歷程。這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不重要，但她覺得和自己關係密切，因為它關涉着故人、她生活過的街坊市井和回憶。

有的人認為，林棹用粵語寫作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障礙，其實不僅沒有障礙，在粵語高頻出現的《潮汐圖》裏，許多讀者都為巨蛙（書中主角）而共情，為生離死別而落淚。

在林棹的文學裏，粵語自然是方言的運用，要使用當地的聲音才能讓讀者代入當地的故事。但粵語在林棹的詞語裏又不是方言，它是一種文學性的音調，讓文本更加繁茂。

對抗能力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沈從文研究服飾如此博大精深，令專業人士都不得不服和感歎他的能力、耐力以及對細節的鑽研。這就是他身上了不起的對抗力，就是我把你碾成灰我也能從中間出花來的能力。

生活本身就是骨感、無奈，就是你需要什麼就

沒有什麼。

比如我們辛苦為文你們就說是爛雞湯，那我今天就寫點茅台。什麼是對抗能力呢，就是你對現狀極端不滿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那就不是是一個認知問題，大道理小道理根本不起作用，因為人性是很頑強的，有人從小吃傷了南瓜，無論多有營養一輩子都不再吃南瓜就是明證。所以不要講道理。

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到自己的對抗力。

有一個朋友在藥房工作，每天都是對着藥瓶子擺藥發藥很煩，但是他每逢周日會去自主的小樂隊吹小號（在家也不能吹鄰居會煩），我的朋友許石林就是去文化館唱京戲，噢噢噢的拖腔拿調，他的優點就是比較達觀。

有的人是讀書寫詩，有的學崑曲，有的是旅遊或者做菜、烘焙。

把愛好變成對抗力肯定是一個辦法。

我有個朋友她媽媽就是愛抱怨認為全家人都對不起她，我的這個朋友絕對不講道理，直接帶媽媽外出遊玩，去五星級酒店享受美食與服務，她媽媽就比以前心平氣和多了。

所以，把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一個台階也可以加強對抗力，因為你會覺得如果我不辛苦工作就沒有眼前的一切。

有朋友說，我也每周去合唱團唱歌啊，也沒有任何經濟負擔，可是還是深陷現實的泥潭拔不出來，

內心有着深深的厭惡感，但是又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逃離。這種情況就是你的對抗力太弱了，無法招架對現實的巨大不滿，也是許多人荒廢了自己的重要原因。就是如果刷刷手機，看看熱鬧吃吃瓜，再跑到別人的生活裏混一混時間也是好打發的，但是通常結果是更深的埋怨和虛空，感覺時間如細沙般流失，自己仍舊兩手空空。

這個情況就必須找到深層次的目標，你看沈從文研究服飾，他那麼愛文學又那麼有才華但是又不能寫作，這種苦難不可謂不深重。

然而他研究服飾如此博大精深，令專業人士都不得不佩服和感歎他的能力、耐力以及對細節的鑽研。這就是他身上了不起的對抗力，就是你把我碾成灰我也能從中開出花來的能力。

人，就是這樣，沒有人會重視你憐惜你，共情於你內心深處的悲傷。別作夢了，沒有。只有自己摸索着找到出路，然後用比工作辛苦百倍的努力走下去，一直走一直走，才能真的不介意眼前的苟且。



前言

新城劇團應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策劃今年「藝文薈」三場活動，其中於五月二十四日，由新城劇團藝術總監盧偉力博士主持舞台劇《豐子愷》的介紹，並邀得豐子愷孫兒豐羽博士分享。盧偉力作為此劇的編導，撰此文向讀者講述舞台劇《豐子愷》的設計心得。

——編者

《豐子愷》——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

盧偉力

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新城劇團策劃今年的「藝文薈」活動，希望把藝術與文學交匯的審美體驗帶給讀者。三場活動，包括杜甫、蘇東坡兩位古代大詩人，以及中國現代漫畫鼻祖豐子愷。三晚活動都直接關連新城劇團「文化中國劇場」演出。五月二十四日的「藝文薈」，以「《豐子愷》——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為題，我們邀請了豐子愷的孫兒豐羽博士來分享。豐羽兒童時代與爺爺常在一起，有珍貴的感受。接着，我作為舞台劇《豐子愷》的編導，介紹



圖為舞台劇《豐子愷》劇照。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敬愛老師、尊重每一個人。這份善美的人格，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

演出構想。為使讀者從豐子愷的文字去體會了解他，我們安排演員朗讀他的代表散文。「藝文薈」活動中段，還加插口琴演奏豐子愷恩師李叔同寫詞的名曲《送別》。

生命中的溫度

「我爺爺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他的溫度。」豐子愷最小的孫兒豐羽在對談發言時，以這句話開始。豐羽說豐子愷常常抱他，也畫過他。

豐子愷有多名子女，最小的兒子豐新校是在中日戰爭時，豐子愷帶着家眷走難到大後方途中所生。

生產時遇風險，幸好母子平安。在逃避戰火中誕生，為全家帶來生存希望，取名「新校」，意味春天來時樹木的新枝。豐羽是豐新校的兒子。

子，六十年代末出生，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非理性急風暴雨，豐子愷本人被批判，受到很大衝擊，波及兒女。但是豐子愷一家老少守望，在民族劫難中，滲現倫理關愛。豐羽的出生，像他父親一樣，都在民族苦難當中，都為豐子愷帶來安慰，取名「羽」，是飛行想像，物輕而意遠。

豐羽接過了姑姑豐一吟棒，擔任豐子愷國際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策劃了很多展覽，近年編了《豐子愷家書》，收入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豐子愷給兒女的家書，內容涉及他晚年在困境中的溫暖的生命感覺，反映他作為父親的無微不至。

豐羽概括介紹豐子愷出生、成長、求學時遇上恩師李叔同、夏丏尊，在日本學習時發現竹久夢二畫作的魅力，而有回中國後的「子愷漫畫」。

「豐子愷一生重家庭，在抗戰期間，他在城區教書，一到周末，會買糖果回鄉郊的家，與家人談天說故事。」從豐羽的形容，我們彷彿聽到豐子愷一家人的笑聲。

《豐子愷》舞台劇

一般人所認識的豐子愷，是漫畫家。由上世紀二十年代中，以其充滿童心的筆觸和倫理關懷的視角，用中國筆墨，描畫了孩童相、社會眾生相、古典詩詞相、自然相等漫畫，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響。

豐子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一生的遭遇與



《豐子愷》舞台布景。上方三副題為「轟炸」的畫作配合下方逃避戰火的豐子愷一家。

他的藝術有些什麼關連？這是二〇二三年我編導新城劇團《豐子愷》舞台劇的出發點。

在看過好些豐子愷生平、年譜，他本人的畫作、文章、翻譯文字，乃至豐子愷的家書，他與家人的照片之後，我感受到一個

有血有肉的文化青年一生守護善美的念想與價值，到晚年，在人身與尊嚴受衝擊時，仍然以平常心，處之泰然。於是，我把《豐子愷》舞台劇的戲劇想像設定為：時代對藝術家的挑戰和考驗。

《豐子愷》的戲劇框架

二十世紀，在動盪的中國，無數悲歡離合、家破人亡，許多人意志消沉，嘆息生逢亂世，但亦有人堅守善念，默默耕耘，無論環境如何艱難，都力



所能及地充實自己，以自己的才華滋潤在苦難中的心靈。《豐子愷》通過漫畫家豐子愷（一八九八—一九七五）青年、中年、晚年三個時期，呈現他善良、高格、德藝有情的一生，以舞台上血有肉的人文關懷戲劇處境，承托今天在時代中思索未來的香港觀眾。豐子愷青年時追隨李叔同、夏丏尊等人確立藝術教育的信念，貫串全劇，在抗日戰爭帶着一家人走難的日子，在晚年受到政治運動衝擊的日子，初心不變。

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敬愛老師、尊重每一個人。這份善良的人格，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

一位奮發青年，一位珍視童心的漫畫家，一位慈愛父親，一位與妻子廝守一生的藝術家，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堅守自我？這是《豐子愷》舞台劇的戲劇



舞台上，老年豐子愷與家人共敘一堂的一幕。

行動。所以，整個戲由豐子愷晚年開始，通過扮演豐子愷兒女的七位朗誦隊，我們向觀眾提問：

在不可知苦難當中，如何守護善良的心？

在被剝奪人身自由時，如何繼續過平常的日子？

在不知道今天離去的人能否平安回家時，如何保持希望？

然後，朗誦隊宣告：

回憶是希望的蜜，用記憶對抗沮喪。

我們改變不了環境，但我們不可讓環境改變我們。

接着的戲，是對豐子愷一生幾個階段人格美的回憶。

角色構成

豐子愷的漫畫，以簡約線條，突現生命神采，取材滲透倫理關懷。由人生而藝術，

以他的人生為素材的戲劇，在角色安排上，自然首先從倫理出發。中華民族有「天地君親師」一說，概括了倫理關係的幾個方面。《豐子愷》舞台劇中有豐子愷的母親、妻子、兒女，他的一位姐姐豐滿，亦有李叔同、夏丏尊兩位恩師，以及他晚年一位學生、一位俄文老師。

幾年前在構思《豐子愷》劇本時，看到他母親對他成長影響很大。豐子愷幼年喪父，所以特別孝順母親。我本來想以一位中國慈愛父親的孝順故事，展開《豐子愷》劇情。但是，在看過豐子愷年譜之後，發現了一個在豐子愷親人中重要的角色——豐滿——比他長七歲的三姐姐。

豐滿是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新青年。一九二二年初，懷身孕的豐滿，決心與丈夫離婚，到上海找豐子愷。她在豐子愷的租住房開始她自主的人生。豐子愷為姐姐離婚一事奔走，到律師樓簽紙；豐子愷夫婦二人視豐滿的女兒為親生。豐滿母女一直與豐子愷一家生活，從二十年代，到抗戰，直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豐子愷》舞台劇，特別強化豐滿、豐子愷姐弟二人的戲，側面寫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豐子愷人生中，除了廝守一生的妻子，還有同甘共苦的姐姐。豐子愷三十歲那天皈依佛教，豐滿在同一天也皈依佛教，二人的法師是弘一大師（李叔同）。豐子愷的天地是慈悲天地，在以回憶為戲劇行動的戲中，我們以舞台蒙太奇展現現實的困境與意識

的自由。於是舞台上會有青年與晚年豐子愷。

文如其人

豐子愷是畫家，他亦是散文家、翻譯家。今天看他的文字，自然通達，是白話文運動的佳作。「藝文薈」當晚，我們選讀了〈漸〉（一九二五）、〈楊柳〉（一九三五）、〈談自己的畫〉（一九三五）三篇文章的片段。當中，〈漸〉是香港與大陸中學生熟悉的，〈談自己的畫〉是研究豐子愷的入門基本文章，而〈楊柳〉則道破了豐子愷隨緣的生命觀。以下是〈楊柳〉的開始，本文亦以此作結：

因為我的畫中多楊柳樹，就有人說我喜歡柳樹；因為有人說我喜歡柳樹，我似覺自己真與楊柳樹有緣。但我也曾問心，為什麼喜歡楊柳？到底與楊柳樹有什麼緣？其答案了不可得。原來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馬湖上，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種在寓屋的牆角裏。因此給這屋取名為「小楊柳屋」，因此常取見慣的楊柳為畫材，因此就有人說我喜歡楊柳，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

隨緣自在，人間情味，這就是豐子愷。

（本文圖片由新域劇團提供。作者為戲劇博士、新域劇團藝術總監、舞台劇《豐子愷》編導。）



今年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作者憶念與陳伯伯（梁羽生）的因緣，細談交往點滴，記他智慧、風趣、隨和、樂觀的真性情，以及他對家鄉的關愛、宏大的魄力與那顆不老的文心。

——編者

俠影萍踪 長留心海 ——梁羽生大師誕辰百年

周蜜蜜

今年是香港著名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其實，在他的生前，我一直尊稱他為陳伯伯，敬愛的陳文統伯伯。

回想當初，第一次聽到梁羽生這個名字，我還是在處於中國內地白天讀毛澤東著作「老三篇」，晚上看八個樣板戲和電影「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的文化大革命剛告結束之時。一部石破天驚的香港電影故事片《白髮魔女傳》在內地上映。真不得了！原來，在文化藝術的世界裏，除了報仇雪恨鬥志堅的白毛女之外，還有集浪漫、傳奇、武藝高強於一身的白髮魔女大放異彩，魅力無



「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資料圖片）

如此寬闊，如此精彩，如此自由，如此美妙！

當然，更令我佩服的，就是創造了白髮魔女這一文學形象的作家，他的幻想力簡直是打破了時空限制，也打破了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之間的界別，令我這麼一個還是在人生青澀階段的觀者／讀者，被深深的吸引住，非常喜歡看他的作品，包括電影和文字，看得如癡如醉。從此，我也牢牢地記住了創作者的名字：梁羽生。

到了香港以後，我才知道，梁羽生本名陳文統，他和我尊敬的另一長輩、家翁羅孚同在一家報社工作，同為一個副刊專欄寫文章。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當香港的一個武術門派在澳門打擂台的時候，羅「靈機一動」，讓梁寫出了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門京華》。自此之後，梁羽生的文名廣為人知，《七劍下天山》、《還劍奇情錄》、《冰魄寒光劍》、《塞外奇俠傳》、《飛鳳潛龍》、《武林一劍》、《萍踪俠影錄》、《冰川天女傳》、《聯劍風雲錄》、《雲

窮！我是頭一次開了眼界，才知道有了「武俠小說」這一種文學類別存在。令我的想像空間一下子打開了，

海玉弓緣》、《武林天嬌》、《白髮魔女傳》……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是梁羽生在他一手開闢的武俠新文學園地上辛勤勞動，默默耕耘下結出纍纍碩果。

智慧、風趣、隨和、樂觀的真性情

由於種種原因，我要等到上一個世紀末期的時候，才有機會見到大作家梁羽生——陳伯伯。那次是羅孚宴請他，我特別興奮而又緊張，帶了他的很多作品，準備請他簽上大名，但是總有點不好意思，在敬重但是陌生的大師面前，實在是羞於開口。萬萬沒想到，這位大名鼎鼎的武俠新文學作家，甫見到我，就笑瞇瞇的說：「周蜜蜜，這個名字不好對，我想了很



廣西省蒙山縣梁羽生公園，門前掛有鄭健行送給梁羽生的對聯：「舉世陳言始著新文開俠統，一園生意爭鳴翠羽繞雕梁。」梁羽生認為此聯最能代表他。（楊健思提供）

久，還沒想出來。」

原來大作家在動腦筋想對子呢。看他一臉的開朗開心，全無架子，我的心情頓然變得輕鬆愉快了。讀過他寫的書，都知道他的古典文學修養非常之好，文字描寫生動精緻，而且很有韻味，詩情洋溢，也很講究字詞的對仗，寫作對聯，尤為出色。在日常生活，就連熟知的人的名字，梁羽生也喜歡拿來琢磨，對比和研究，配成對子。比如，他說「金庸」可以對「石慧」，巧妙得很。更好玩的是，他提起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作過一副十分幽默的對聯：「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他講出這副對聯時，帶着特有的口音，重點放在那個「解毒丸」的「丸」字，聽起來更覺滑稽，印象深刻，把席上各人逗的笑聲不絕。如果把他的話都錄下來，那可編成一本妙趣橫生的語文知識小冊子哩。

梁羽生和羅孚，既是好朋友、好同事，又是好同鄉，他們無所不談，無拘無束，一席晚宴，吃得很愉快，我則見識了梁羽生——陳伯伯智慧、風趣、隨和、樂觀的真性情，跟他交談，更是獲益匪淺。

關愛家鄉、魄力宏大的大師

不久之後，陳伯伯移居澳洲，但是他並沒有忘記香港和這裏的好朋友。他每次歸來，羅孚或是他們共同的朋友，都會輪流請客，歡聚暢談。我也常有幸叨陪末座。記得有一回，我剛從廣西，就是我的家



鄉，也是梁羽生和羅孚的老家拍攝電視紀錄片歸來，在席上，我提起在那邊的見聞，陳伯伯大感興趣，當即約定我，翌晨到他下榻的酒店去共進早餐，繼續長談。對於廣西開發的各方面近況，陳伯伯問得很詳細，充分顯露出他對家鄉懷着深切的關愛之情。我和他講起太平天國在他家鄉留下的歷史紀錄，他更是感慨激動，也談到了有關方面的寫作大計。那時候，我覺得梁羽生這樣的作家，魄力真大，簡直就可以指點歲月、氣吞山河，文學創作的雄心壯志，永遠也不會老！

幾年以後，梁羽生和羅孚，果然應家鄉的文化學術界邀請，回到家鄉去演講和參觀。廣西師範大學還向梁羽生頒授名譽教授，他的老家蒙山縣的「梁羽生公園」同時動工，這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們都為之而感到高興和鼓舞。

到了二〇〇六年，梁羽生回香港參加天地圖書公司的三十周年慶典之後，不幸中風，但是他一直以樂觀的精神、堅強的意志，與病痛作戰。他在澳洲治理期間，我不斷的接到和他關係密切的人們，像《澳洲新報》前總經理吳承歡先生、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的何與懷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的楊健思老師，前前後後的報告着梁羽生的情況，還有照片傳真。最令人開懷的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向梁羽生頒發了「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我高高興興地在《香港作家》雙月刊上發布了



《筆花六照》為梁羽生自選之文集，既記武俠因緣、師友軼事；又有論史灼見、詩話書話；更有雲遊記趣、棋壇舊聞。
(資料圖片)

這個喜訊，又率先刊登了何與懷博士為此而寫的文章……這一切一切，怎麼能讓人置信，梁羽生會離開呢？

俠骨文心，笑看雲霄飄一羽；
孤懷統覽，曾經滄海慨平生。

這是梁羽生親自寫下的對聯，也正是他一生的最佳寫照。我拿出他親手題贈的大作《筆花六照》，厚厚的一本散文集，份量非常之重，這是武俠小說大師文史修養豐厚的最好佐證，一讀再讀，我又看到了他那顆不老的文心，閃閃發光，光耀天地。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遊園

遊園·夢一場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鄭瑞琴老師



談到「遊園」，必然想起「驚夢」。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描繪杜麗娘夢中求愛的熱情大膽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迷倒一眾讀者和觀眾。幾個世紀以後，白先勇在原著的基礎上創作了小說《遊園驚夢》，塑造了優雅而孤獨的寡婦錢夫人，將少男少女的青春激情注入更多人本關懷，不僅嚴肅地正視了情欲於不同女性身上所反映的壓抑和困窘，更重要的是，喚起讀者對現代國族身份的歷史回顧與未來想像。正如柯慶明在〈情欲與流離〉一文所指，白先勇所寫的情欲必然糾結着現代的「流離」處境，令大都會小市民也能深切感受到被時代催着走的威脅與共鳴。

白先勇《遊園驚夢》最為人樂道的，定必是其鮮活

呈現人物內心掙扎的意識流技巧，文學評論家歐陽子早已從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角度細讀白先勇精密細緻的設計和平行敘事的呼應。「遊園」只是現實一隅，在這個花團錦簇的萬千世界裏，潛藏了幾多哀怨情仇？唯有入夢，人才能面對比現實更現實的自己，更忠於個人的善惡美醜。作家以夢抒懷，並不止於人物角色之塑造，而是更具感時憂世的領悟。

其實除了以上兩篇同名小說，還有香港作家潘國靈在本世紀初完成的《遊園驚夢》。小說同樣也有今昔之比，不過這次場景搬到了香港。故事以現居屯門的敘述者「我」帶着妹頭到九龍寨城公園遊覽，透過細看園中各處歷史遺址的布置及官方解說的陌生感，逐一對照及回憶自己在城寨成長的人事變遷。儘管九龍城寨在外界惡名昭彰，但在敘述者心目中卻是一個「自行發展、自行規劃、不假外求」的從良婦，城寨被拆卸、店舖被結業、居民被迫遷，遠超三萬三千無名蜷居者難言的淒涼。正如潘國靈在小說結尾所說：「遊園完畢，驚覺往事如煙，一筆一筆刪減，到頭來，不過夢一場。」杜麗娘夢後相思病死，錢夫人仍舊守寡終老，而「我」則更現實，直接走到九龍城商場「涼冷氣」，大家都在夢中走了快樂的一圈，現實不留情。



比起小國更大的公園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一點三平方公里，這個數字是一個怎樣的觀念？在現今世界各國或者地區實際行政區域裏，如果依其總面積大小所排列，最小的梵蒂岡、馬爾他騎士團，他們的面積都少於一點三平方公里。一點三平方公里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總面積，就寸金尺土的香港而言，中大之大真不枉稱之為「大學」。

中文大學依山而建，港鐵大學站的入口算不上很正式的大門，因為這裏居然沒有「香港中文大學」這六個字。如果遊園要找到入口門牌才算得上是開始的話，那麼，在大埔道正門四條華表所在之處，有着校名石碑，無疑是為「正門」二字正名。千萬不要忘記，科學園路的中大入口，同樣有着一個較為小型的校名石碑，絕對

是可以免排隊「打卡」的又一勝境。

暑假裏的大學校園，十分有趣。學生都不在校園裏，遊人卻絡繹不絕。我在這裏讀書、工作，已經接近三十年，在校園裏遊走，卻可以一直發現新鮮的人和事。

當然，有花，有動物，但最好看的還是人。每年九月的開學周，人潮如鯽，數星期後，學生們漸漸掌握了課堂的節奏，便隨心的出現。校巴站有着長長的人龍，也十分精彩；精彩是出於人們提供了給蚊子的養份，而男女同學依然願意穿著短褲。這看來是一種人與大自然的共融，這些年來，中大同學不知養活了多少的蚊子！

大學裏有不少社團，成為幹事會的一分子，我們稱之為「上莊」。為了服務同學挺身而出，其奉獻精神自屬可嘉。對於大學的遊人來說，看到莊員們為了向同學們宣傳他們的活動時，手舞足蹈，高聲疾呼，地動天搖，十分震撼！如斯情景，告訴了我們什麼是青春！大學是一個適合凍齡生活的地方，因為這裏每天看見的都是十八至二十二歲的人群。在這裏生活久了的老師，即使經歷了無盡的春秋，卻也彷彿過着燦爛而綻放的生活。

二〇二四年的九月又來臨了，大學校園迎來新一批的大學生，是遊人，還是觀賞遊者，都不妨礙成為了校園風景的一部分。

喧鬧都市中的一片紅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樊達賢老師



正值暑假，與友人同遊位於高雄的中央公園。公園毗連捷運站，由中央公園站步行至公園不

消一分鐘。公園佔地甚廣，人工湖、花園迷宮、水舞廣場等無一不有。景點之間的林間小路亦予人舒爽之感，兩排椰樹點綴於小徑旁，另一小徑則有松柏錯落。既有工整有序之美，同時又不失公園風格，驅去呆板。由花崗岩砌成的地板，為公園的自然氣息更添一筆。若蹲下仔細端詳，除了螞蟻，亦能從中窺見數隻甲蟲走過，紅點黑點的，似是花崗岩上的標記。多條小徑均鑲嵌在大片草地上，正因公園所佔面積大，草地廣袤無垠。青草不是長得及膝的高，反是短而矮小，只到腳踝位置。公

園並無警示，如「禁止踐踏」、「不准野餐」等，可是園內人士都只在行人路上走，到處餵飼野鳥的、丟棄垃圾在草地上的、在園內大聲喧囂拍照的，我沒有看見。

忽爾，水舞廣場噴出多道水柱，連帶的音樂，聲量微細，不擾人。輕快的樂聲配上鳥兒的吱吱，讓人一時迷茫，不知吱吱聲的真偽。有孩童亦趁機在冰涼的水舞廣場上穿梭，雖然他在水柱間疾走，可卻沒有沾上一抹水花。水柱的噴發帶有節奏感，水滴在廣場內灑落時，再配合孩童的腳踏，竟在半空顯出道道虹光，電影感十足。駐足在一旁的孩童母親似是習以為常，繼續與附近的婦人暢談。我與友人逗留欣賞，稍作歇息。水柱、水花、水粉末，隨音樂的戛然而止，有節奏感地逐一停止噴出，似是為此音樂舞蹈畫上句號。整個小劇場大約三分鐘，足以為園內帶來一陣涼快。表演雖未使遊客拍案叫絕，如我，但已是一場不俗的演出。不一定造價高昂才能打造出令人難忘的水劇場呢！

往中央公園的出口走去，已是新崛江商圈、漢神百貨等購物熱點。一街之間，就隔絕出一個恬靜的園區了。可能高雄地大，休憩公園俯拾皆是，姪紫嫣紅開遍。是資源不足？還是資源傾側？返港後我和友人再一同深思。

遊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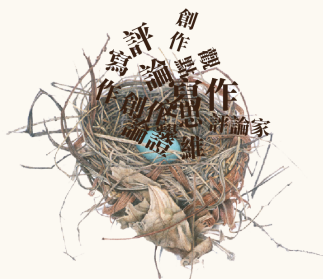
再遊逸仙湖公園

香港都會大學 程鈺澄



在我小的時候，外婆常帶我去逸仙湖公園玩。記憶中，每次去逸仙湖公園一定會買上一包三塊錢的魚飼料，然後便胡亂灑到湖裏，給魚兒們飽餐一頓。每每回憶到此處，我總會被大人們說道一番——「別人是慢慢餵的，慢慢玩，就不一樣，一通亂撒。」對此，我也只是笑笑，為我的「沒耐心」做出沉默的辯解。後來，我們家便搬到離逸仙湖公園遠一些的地方去了，往後的十幾年都沒有再踏入逸仙湖公園。直至，二〇二三年的十二月。

那是特殊的一個月份。那個月，城中的許多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我也染病的一員。在家隔離了許久，康復後我便下定決心要出門逛逛。說到底，是想念陽光灑在身上的感覺。可以曬太陽，又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我



想起了逸仙湖公園。

跨進逸仙湖公園大門，映入眼簾的依舊是那個養了許多金魚的湖畔。只不過賣魚糧的小亭子早已被拆除，「沒耐心」無法再販賣給我了。再往裏面走一些，有一片竹林。茂密的竹林霸佔住了半片天空，所幸它還肯留一半與人類分享。從竹葉的間隙間眺望，能看見古老的平房以及摩登的摩天輪，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幾樣事物，在陽光的加持下卻相映成輝。一切，在被囚禁過的人類眼中，都是自由與美好。

遊至中段，坐在公園內的石板凳上，我大口呼吸。鳥飛、魚游、樹葉間相互摩擦。我只是坐着，卻在靜止中感受身邊的一切動態。陽光如願地灑到我的身上，驅走了一切束縛。

我再遊逸仙湖公園，一進一出，我的疫情時代，結束了。

遊園觀蝶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王廖欣

這年夏天，我來到台灣，參觀了位於國立清華大學的清華蝴蝶園。

夏日炎炎，尤其在中午，太陽毒辣得像在追着人跑，毫不退讓，執拗地停在頭頂上。刺眼的陽光射向大地，大地也覺燥熱，釋出熱氣降溫。焗熱使人昏昏沉沉，一時半刻忘記自己身在何處，只顧在意因汗水而變得黏膩的身子，以及眼前走着的路。

「大部分幼蟲都有偏好的植物。要想找到牠們，可以先找找看這個品種的寄主植物。」志工撥開遮擋的枝葉，在森林總總的綠植之間，指着一片綠葉。仔細一看才發現上面沾着只有露水般大的卵，彷彿若有人輕彈葉子，它便會順勢滴落、彈起。

我對蝴蝶的認識甚少，也沒什麼觀蝶的機會——或許偶爾能在城市的綠化地帶找到幾隻鵝黃成蝶，總之是不見（找不出）卵的，更別提像這樣從志工手中接過幼蟲仔細觀察了。遊園的時光意外有趣，我好像很快就跟隨志工的步伐逐步深入園區，太陽與我競走，看看誰先到終點找到美麗的蝴蝶。

我輕輕側身避過枝葉，唯恐驚擾不知生活在哪裏的幼蟲。我盯着腳下略顯狹窄的小徑，害怕邁開步才發現地上的蝴蝶。我還記得在市區行人路上看到被路人踏中的蝴蝶，破翼腐爛，如同枯葉般躺臥地上。

仲夏的風吹起，群蝶起舞。我舉起手，想擋擋陽光，仔細看看，卻被邊上的朋友制止：「別動，有隻蝴蝶停在你的肩膀曬太陽。」

迪士尼與「神奇」

吉林大學 金彤



從一九五五年第一家迪士尼樂園開業到現在，迪士尼樂園已經走過了近七十年歲月，在複雜現實世界中為世人建造一個夢幻純真的小世界，它是一個烏托邦、是一片精神上的休憩地，用快樂和童話把成人生活的困惑苦悶隔絕在外。

我喜歡去迪士尼樂園。上海迪士尼樂園以後，我辦了年卡，開心的時候去玩，不開心的時候也去玩，每次都能興致盎然地歸來。我甚至萌生過去去迪士尼樂園工作的念頭，想着做這樣把快樂傳遞給別人的工作，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吧。

某次小長假期間，在迪士尼樂園裏遇到一位淳樸靦腆的保安，他是因為假期客流驟增而被臨時增派過來維持秩序的，晚上放煙火時，他請我幫忙錄幾段視頻。他是一個年輕的父親，希望能用錄影給孩子看到迪士尼煙火。我盡力為他錄了全程，聽他講自己經濟並不寬裕，一張迪士尼門票抵過他一個星期的工資，也許暫時還不能帶孩子來現場體驗，希望錄影可以給孩子一種快樂的期待。我給他簡單地介紹了一



些迪士尼人物，當煙花盛放時，為他搶拍了幾張合影，看到他幸福的笑臉，內心有莫名的感動，對他和他的孩子來說，這是快樂的一天。

「祝您擁有神奇的一天」，是迪士尼樂園裏常常可以聽見的一句話。我覺得迪士尼的「神奇」並不只是那些固定遊樂設施帶來的快樂體驗，還有許許多多的瞬間產生的「故事」，而以愛和快樂為底色的故事，為我們帶來了真正的神奇。

園內的萌發、茁壯，如我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王靜雯



仍記得四年前，剛升上中學，看着校園陌生的模樣，心中載着的是萬般緊張害怕，對一切不熟悉的設施：課室、樓梯。

現在的我漫步在校園裏，心中只有輕鬆心情。課間閒餘時，我偶爾會選擇跟摯友在校園裏走走，在同學吵鬧玩樂的人群中慢慢穿過，在老師旁邊走過，我心再沒有從前的顫顫兢兢、小心翼翼。

我的課室在一樓，每次漫步在校園的起點都會格外熱鬧，因為只要在一樓欄杆往下一望便是露天操場，我們學校的體育生都會趁着那從課間擠出來的一點點小休時間，全部奉獻給他們所熱愛的籃球，排球又或是羽毛球。一樓會聚集一些剛進入中學生活的中一同學，看他們有些會跑着去下面小食部恢復那被上課消磨的精神，也看他們帶着我們那已逝去的一點點童真。

我們慢慢走上二樓，二樓的一個活動室門口有幾幅毛筆字，每次經過都不禁驚歎一番。然後再走到二樓課室前的水機，盛滿那出門時忘記的水。然後我們就會再沿路返回課室，或者再去下面的小食部吃魚蛋。學校的咖喱魚蛋雖然形狀不一，但卻味道不錯。通常一串魚蛋過後，鐘聲便會準時響起，我們跟鐘聲競速到達班房。

不知兩年以後，那不知不覺中學快畢業的我，還會否再有這輕鬆寫意時刻，還會否記得這充實的校園生活？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遊園」。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npmedit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每期，
明報月刊，
在手，如入智識寶庫，
快活過神仙！
倪匡

倪匡

著名作家、科幻小說大師

每期《明報月刊》在手，如入智識寶庫，快活過神仙！

（明報月刊資料室）

惠州

荷的史詩

—萍兒—

筆落在很舊的一段時光
以為畫境比人世艱難
黃昏可愛
以為有一天終能放下奔騰
為了保持音質的潔淨
江河與滔岸繼續相愛
光影與蓮子互為美學
群山沉沉。
呢喃中一點一滴浪費陽光
舊傷新詞
佛靜靜參與了
其中一朵。
或一池荷的夏日史詩

——甲辰八月再題天行荷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林天行《明淨》 138x70 厘米
水墨設色紙本 2018

（林天行工作室提供）

總十七期 二〇二四年九月